

從佛典看「支那」(Cina)譯名的變化

Cina 一詞的譯名在漢譯佛典中屢次見到，一般譯作「支那」。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》「支那」條所錄Cina 一詞的異譯有：脂那、至那、斯那（此名并非「支那」異譯，筆者有專文論述）、真丹、振旦、震旦、真那、振丹、脂難、旃丹。Cina 一名的漢譯中「支那」盡管最為常見，但絕非最早的譯名。從漢譯佛典及中國僧人自己所撰的佛教著作中，依據時間的綫索，我們可以看出Cina 一詞譯名的變化。

Cina 最早出現於中國僧人自撰的佛教著作中，是齊梁間僧祐所撰之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八：「是故誦其文而不疲，語其義而不倦，甘其味而無足，殫其音而不厭，始可謂微言興詠於真丹，高韻初唱於赤縣」(55-59:3)僧祐當時用作「真丹」。稍晚於僧祐的慧皎，在《高僧傳》中有四處提到「真丹」一名。《高僧傳》卷二「鶴摩羅什傳」什母臨去謂什曰：「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，傳之東土唯

爾之力」(50-331-1)卷四「康法朗傳」：「但朗功業尚小，未純未得所願，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，於是四人不復西行，仍留此於精業道」。(50-347-2)卷五「釋道安傳」：「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，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，而真丹宿以先行上世，道運時遷俗未僉悟」。(50-352-2)當時「真丹」作為中國的代名詞，僅用於胡梵僧人對我國的稱謂。在慧皎《高僧傳》中，中國人自己稱呼中國的名稱有：漢地、中夏、中華、中國、中土、夏、東土、神國、秦地、東國、關中等等。在這一時期以及這之後的二三百年時間裏，漢譯佛典中Cina 一詞大都譯作「真丹」，相對來說比較穩定。如公元五世紀北涼浮陀跋摩共道秦等譯的《阿毗曇婆沙論》卷三十六：「問曰：『衆生受身法和合，速令生有相續可爾。若受身法不合者，如父在闍賓，母在真丹，父在真丹，母在闍賓，云何速令生有相續耶？』」(28-267-1)西晉竺法護譯《佛說分別經》卷一：「佛言：『真丹之土，當有千比丘，共在大國，墮魔邦界，其

李雪濤

中點者，若一若兩……。」(17-541-3)劉宋求那跋摩譯《菩薩善戒經》：「云何鹿聲，……眞丹聲」。(30-972-3)

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，從西晉一直到梁，其間近三個世紀的時間，「眞丹」基本上成了Cina的固定譯名，幾乎成爲外國僧人對我國的唯一稱呼。梁以後，「震旦」一名才越來越多地被用到佛典中去，從而逐漸取代「眞丹」一名。梁慧皎《高僧傳》除了四處用「眞丹」之外，已有一處用「震旦」一名。這說明慧皎所處的梁時，在多數使用「眞丹」，一詞的同時，「震旦」，也開始使用了。《高僧傳》卷六「釋道融傳」：「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丹，而吾等正化不治東國，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」。(50-363-3)卷十四「高僧傳序」：「皆忘形殉道，委命弘法，震旦開明焉是賴茲德可崇」。(50-419-1)

這之後，只是在隋唐時「眞丹」一名還偶爾被用到(大藏經中僅見四例，法琳一次，智顛三次)：唐釋法琳撰《寶星經序》，「有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，唐言光智，誓傳法化，不憚艱危，遠涉葱河，來游眞丹，以貞觀元年景戌，泊於京輦」。(13-536-3)隋智顛說《妙法蓮華經玄義》：「天竺大論，尚非其類，眞丹人師何勞及語」。(33-704-3)隋唐以後，除非是引用古籍，「眞丹」一詞已不再爲人們所使用了。

脂那、至那、支那三個譯名是自唐開始才爲漢譯佛典及中國僧人廣泛使用。脂那最早被使用在漢譯佛典中是隋時天竺三藏闍那崛多所譯之《佛本行經》。該經卷十一在列舉佛陀所學的文字中有Cināipi、闍那崛多譯作「脂那國書(大隋)」(3-703-3)。隋之後，脂那、至那、支那諸譯名在佛典中到處混用，甚至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中所用的譯名也不統一。如《大正藏》所收玄奘譯《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》卷十二：「諸方亦有法爾勝事，謂支那國雖奴

僕等，皆衣繒絹，餘方貴勝，所不能得」。(27-60-2-3)「支那」下有注曰：支三至三宮(宋元明版藏經，日本宮內省版，均作此。)

玄奘在其所譯的經集以及自己撰寫的佛教典集中，遇到Cina一名，大都譯作至那。不過當時并未有任何標準。如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記》中所說：「或作震旦、脂那，今作支那」。轉引自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》「支那」條。又唐道宣《續高僧傳》中，脂那、支那及震旦相互混用，也并無任何道理。

唐之後，「震旦」一名用得最多。原因大概是因爲支那、脂那、至那以及早先使用的眞丹純屬音譯，而震旦除音譯之外尚有意義。又我國文人對文字的形、音右義有一種特別的興趣，因此震旦一名流傳得最廣。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卷第三：「琳法師云，東方屬震，是日出之方，故云震旦」。(54-1098-2)法琳《辯證論》卷第六：「《婁炭經》云，葱河以東名爲震旦，以日初出曜於隅，故稱震旦」。(52-525-2)

以三本《高僧傳》爲例，可以看出Cina的幾個譯名隨時代不同的變化：

譯名	出現次數		
	梁慧皎 《高僧傳》	唐道宣 《續高僧傳》	宋贊寧 《宋高僧傳》
眞丹	4	1	
振丹	1		
振旦		1	
脂那		2	1
支那		6	6
震旦	2	7	8

中國僧人很早就知道Cina一詞是胡梵對中國的稱謂，唐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卷七「大支那國」下有小注云：「舊名真丹、振旦者，并非正音，無音無義可譯，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」。(55-551-3)因此，Cina一詞除了譯成真丹、支那、震旦等名稱外，隨着朝代的更替，漢時翻漢，秦時譯秦，隋時曰隋，唐時云唐。如竺法護《普曜經》第三「現書品」將Cinalipi譯作「秦書」(3498-2)。《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》：「熾盛宿者，普主秦地」。(21418-3)隋那連提耶舍譯《佛說德護長者經》卷下：「於當來世佛法末時，於閻浮提大隋國內，作大隋國名曰大行，能令大隋國內一切衆生，信於佛法，種諸善根」。(14849-2)

文中有關佛經引文，均據《大正藏》。數字表示該例見於《大正藏》之卷、頁及欄次。(完)

附 「斯那」非中國之謂

丁福保居士《佛學大辭典》所錄「支那」(Cina)之異譯有：脂那、至那、斯那、真丹、振旦、震旦、真那、振丹、脂難、旃丹。除「斯那」之外，其餘譯名在漢譯佛典中都經常見到。翻閱整部大藏經，可知所引「斯那」之名不過數處，均非中國之謂，自然亦非Cina一詞的音譯。

1、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《中阿含》卷五十六往象頂山南鬱鞞羅梵志村名曰斯那，於彼中地至可愛樂，山林鬱茂，尼連禪河，清流盈岸。(1-777-1)

「斯那」下有注曰：Sena，實爲古印度村名，佛陀曾在此修行。

2、唐湛然述《止觀輔行傳弘訣》

即廣明六妙門，三約六根以爲六字，如舍利弗在寒林中答斯那

問云，眼與色相應等。(46-195-2)

3、宋尊式集《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》卷一極重惡業斯那比丘，往昔惡行殺生無量，皆得消滅(業也)，斷除三毒根成佛道無疑。(46-972-3)

2、3所謂「斯那」皆比丘名也。

Cina異譯，除丁福保居士例舉的以外，在佛典中尚有：

尸那

4、日僧常曉撰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》

常曉去承和五年仲夏之日，隨入唐判官菅原朝臣善主，同上第四舶發赴尸那，共年到揚州著岸。(55-1071-2)

震丹

5、明如惺撰《大明高僧傳》

金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奉服法衣，其震丹國王致敬沙門，古所未若於是時也。(50-929-3)

指那、指難

6、宋智圓述《涅槃玄義發源機要》

真丹者，或云震旦、旃丹、指那、指難、皆梵音除切也。若準華嚴翻爲漢地。又婆沙論中有二音。(38-19-1)

真旦

7、符秦僧伽跋澄譯《鞞婆沙論》

若有真旦人，彼作是念，謂佛作真旦語說法。(28-482-3)

大振那

8、唐菩提流志譯《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》

我滅度後於此瞻部洲東方，有國名大振那，其國中有山號曰五頂，文殊師利童子遊行居住，爲諸衆生於中說法。(20-791-3)